

嵇康

广陵绝响
风流未尽

张冰筱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嵇康

广陵绝响
风流未尽

张冰筱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嵇康 / 张冰筱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39-6228-8

I. ①嵇…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6819号

嵇 康

著 者 张冰筱

责任编辑 董良敏

装帧设计 赵 矗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25.75

字 数 46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6228-8

定 价 39.80元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三国魏晋时期不容忽视的风流人物。他有一段历史长河之中不可磨灭的传奇故事。

嵇康的故事，开始于公元 232 年。

公元 232 年，魏明帝太和六年，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三国末期。这一年，“建安七子”之一的“仙才”曹植薨逝，归葬鱼山；魏明帝曹叡第一次派兵讨伐辽东兵败告终。两年后，汉献帝刘协薨逝，曹叡素服发哀，大赦天下；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后病逝于五丈原，姜维智退司马懿，“死诸葛吓退活仲达”。三国之争仍自纷纷扰扰，多少英雄已至迟暮之年。天下大事终究分久必合，风流人物仍需力挽狂澜！

七年之后，魏齐王曹芳即位，曹氏与司马氏轰轰烈烈的权力之争正式拉开。两大家族，究竟谁家天下？乱世之巅，魏晋名士如何报国自全？

曹魏谯郡名士嵇康，正是这乱世中首屈一指的风流人物。他年少成名，文采精华，精通琴技，引领文坛风潮，与当时其他六位名士成就竹林七贤；他师承名家，尚奇任侠，能锻宝刀，暗助英雄讨逆，奈大势已去，便寻访隐士仙踪；他娶妻名门，横刀夺爱，历经磨难，惹出杀身之祸，幸两情相悦同奏琴瑟和弦；他重情重义，刚肠嫉恶，仗义执言，与友共赴生死。

这就是魏晋时期的乱世风云。他就是乱世中独树一帜的绝代之人。要知道嵇康这一生如何写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公元 232 年。这一年，嵇康刚刚十岁。

目 录

第一卷 风华少年

- 一、陈王夜入梦，稚子盗灵丹····· 003
- 二、初进洛阳城，巧遇钟士季····· 011
- 三、天灾损名器，邛山修古琴····· 019
- 四、三遇得名师，一别成贰臣····· 025
- 五、邛山遇高人，洛阳见高官····· 034
- 六、二进洛阳城，妙语博佳人····· 041
- 七、亭主暗生意，才子初动情····· 049
- 八、食散会三玄，赋诗交新友····· 055
- 九、痴心遭劫难，巧言试真情····· 063
- 十、良友共锻铁，凤凰交颈鸣····· 072

第二卷 竹林七贤

- 十一、踌躇别故人，困顿遇子期····· 085
- 十二、笛啼思神女，玉破碎凡心····· 092
- 十三、力辩阮嗣宗，泣还绿绮琴····· 100
- 十四、幸会山巨源，邂逅旧相知····· 107
- 十五、偶得遗世宝，险聚苏门山····· 114

- 十六、洒泪诉衷肠，对玉明丹心…………… 121
- 十七、兄弟断旧义，浪子挥急鞭…………… 126
- 十八、静夜舞琵琶，深闺学雅诗…………… 133
- 十九、洞房对苦烛，华席遭坎坷…………… 140
- 二十、一弦弹妙曲，只身驳二席…………… 147
- 二十一、挥刀试情种，鹿车载酒仙…………… 154
- 二十二、历难终结发，险遇观虎人…………… 161
- 二十三、辗转话前缘，芳姿遗后世…………… 170
- 二十四、慷慨赠宝刀，沥血鸠红颜…………… 178
- 二十五、深宫现异兆，七贤聚竹林…………… 185

第三卷 暗夜歧途

- 二十六、事变高平陵，遗恨洛阳宫…………… 197
- 二十七、狠毒害英才，智移万卷书…………… 204
- 二十八、梦卜白马王，计定太常府…………… 209
- 二十九、荧惑升南斗，朱虎问卦签…………… 218
- 三十、淮南一叛败，西蜀离间生…………… 225
- 三十一、思郎形枯槁，梦女迷蝴蝶…………… 232
- 三十二、梦断醒痴人，葬骨触天威…………… 239
- 三十三、庙堂风声唳，江湖笔下疾…………… 245
- 三十四、泪洒铜雀台，恨别鸾凤巢…………… 252
- 三十五、师徒分陌路，隐士铸宝刀…………… 261

三十六、思妇临苦难，游子入迷局·····	268
三十七、断刀解迷雾，地宫现机关·····	276
三十八、施恩感孤女，见子动杀机·····	281
三十九、听琴付衷心，赐诏谋险棋·····	286
四十、泄密阻大计，传书救危急·····	294
四十一、忠臣死名节，神算道天机·····	300
四十二、两立成永恨，一问传古今·····	306
四十三、性宽误收徒，大意错识人·····	313
四十四、淮南二叛起，鬼魅缚苍龙·····	319
四十五、贼惊应天劫，将败遭民诛·····	325
四十六、歧路终行尽，故人半离丧·····	331

第四卷 浊世清流

四十七、对床听夜雨，入山拾坠欢·····	341
四十八、嬉笑下庙堂，江湖暗忧君·····	347
四十九、淮南三叛终，游山遇仙品·····	355
五十、玉碎九重贵，绝交万世殊·····	361
五十一、托孤别挚友，弃嫌允婚姻·····	368
五十二、阴损施毒计，仗义陷牢监·····	375
五十三、誓不独求生，含笑共赴死·····	381

第五卷 广陵遗音

五十四、绝响广陵散，乘风化鹤归…… 391

五十五、途闻思旧赋，相忆邈河山…… 396

后 记 …………… 402



— 第一卷 风华少年 —

一、陈王夜入梦，稚子盗灵丹

公元232年，陈王曹植在一个夜晚飘然仙逝。作为从三国纷争到曹魏鼎盛时期的亲历者，他的离世似乎带走了曹氏的一缕帝王之气。曹魏从此开始走向衰落，三国即将进入尾声。

远在曹植府邸三百公里之外，曹魏陪都谯郡的嵇府内，十岁的嵇康正在酣睡。这嵇府乃是已故曹魏官员嵇昭的府邸。嵇昭乃嵇康之父，字子远，官至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在嵇康年幼时便已病逝。如今嵇府由嵇康的母亲孙氏与年长他十岁的二哥嵇喜打理，依靠嵇昭生前留下的家业，尚能安稳度日。作为家中最幼之子，嵇康从小便极受母兄宠爱。他聪颖过人，博洽多闻，五岁能作诗，六岁学骑射，七岁熟操琴，八岁便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才子了。说来也怪，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世人多崇尚儒学，不知为何嵇康自小就对儒家经典不感兴趣，小小年纪却爱读些老子、庄子之言，对神仙传说也颇为着迷。此时，嵇康正做着个离奇的梦。

梦中缥缈迷离，隐隐现出绵绵的山脊。往近处看去，水波粼粼的洛川若隐若现。在那长满杜衡草的岸边，一位身姿曼妙，体态如仙的女子盈盈而立，回眸招手，似正在迎接前来相会的恋人。

片刻间空中梵音缭绕，纷纭翕响，神鸟闻之齐飞，神龙感乐共舞，翩然腾转，长吟盘旋。一位紫冠玉带的男子从云烟深处款款走来，边走边吟：

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

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那神女听见此言含羞带笑，粉面如桃，脚步轻迈，一眨眼间便来到男子面前。男子上前携过神女之手，两人相视片刻，脉脉含情，向洛水深处走去。

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

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嵇康看得呆了，眼前的景象与耳边的《洛神赋》告诉他，那一对风姿绰约的仙侣正是洛神甄皇后与陈王曹植。眼看二人的身影越来越远，吟诗之声也渐渐淡去，他忍不住喊道：“仙人莫走，今日既有缘相见，何不留下只言片语？”

听见喊声，即将消失身影的曹植顿住身形，微微回首，对着身后之人一笑，几句诗随风飘来：

巍峨铜雀台，琴刀此中埋。

苏山偶得遇，英雄暂抒怀。

乾坤瞬息变，孰能识清白。

大梦终须醒，缥缈入蓬莱。

嵇康侧耳倾听，一字一句紧紧地记着，待到回过神时二仙早已无影无踪。

“大梦终须醒，缥缈入蓬莱。大梦终须醒，缥缈入蓬莱……”

“康哥，念叨什么呢，醒醒，快醒醒！”一位少年坐在床前使劲摇着嵇康的肩膀。

“仙人别走，仙人别走！别摇，别摇了……”嵇康终于被摇醒，揉着惺忪的睡眼嗔道，“都怪你，把我摇醒了，我正梦着仙人呢！”

嵇康眼前的少年有八九岁年纪，一身鹅黄的衣衫，眉目俊朗，神采之间透着一股稚气与灵气。此人是嵇康父亲生前好友镇北将军吕昭庶出次子，名唤吕安，表字仲悌，比嵇康略小一岁。吕安乳名阿都，近些年大了便无人再唤，只有嵇康仍以此名唤之。可见两人乃总角之交，感情甚笃。此刻他从床边站起身来，一脸嬉笑地望着自己的好友：“难怪我听见你什么‘大梦’，什么‘蓬莱’的，原来是梦见神仙了。神仙都跟你说了什么了？”

嵇康从床上坐起身走到桌边坐下，摆出一副兄长的架势问道：“你先别问我，我来问你，这么一大早你不在家中读书，怎么跑到我这来了？也不怕你爹打你？”

吕安知他故作正经，嘻嘻一笑，随即又皱起眉头：“我今早听到一件大事，不得不赶紧来告诉你！”

“什么大事？”

吕安拿起桌上的茶壶，自己倒了一杯茶饮完：“陈王曹植薨了。今早接到的消息，我爹已经赶去吊唁了，据说会葬在鱼山。”

嵇康站起身来：“什么？曹植薨了！那么我梦中的，难道是……”他嘴里念叨着在屋中走来走去，“原来真的是他！他与那甄皇后……哈哈，妙，妙啊！”

“康哥，你笑什么啊，到底梦到了什么？”见嵇康不理睬自己，吕安上前扯住他的衣袖，“快告诉我，你梦到了哪位神仙？”

嵇康甩开吕安的手快步走到书桌前，铺开纸张提笔疾书起来。吕安来到他身后边看边念：“巍峨铜雀台，琴刀此中埋。苏山偶得遇，英雄暂抒怀。乾坤瞬息变，孰能识清白……康哥，下面的呢？”

嵇康把笔仍在桌上，抓着头懊恼道：“最后一句记不得了，好像是一句谶语。”他愣了愣神，又举起手在空中比划了半天，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想到，侧过头看见身旁的吕安，立刻气不打一处来：“都怪你，着急把我叫醒，我原本记得清清楚楚，还念叨了好几遍，现下都被你摇没了！”

“我哪知道你在做这样要紧的梦。对了，我记得你当时嘴里念叨着什么‘大梦’什么‘蓬莱’的，你再想想看？”

嵇康听了眼睛一亮，抓起笔刚要写，手又在半空中停了下来：“还是记不真切，只怕现在要写也是我自己混编的了。”说罢甩开笔，将写好的诗句揉作一团，扔在一边。

吕安自知理亏，看着好友颓唐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将纸团拾起，揣在怀中道：“是我不好，害得你忘了如此重要的诗句。这诗中句句玄机，我帮你收好，说不定日后你还能记起。”

嵇康看着眼前怯生生的吕安，怒气也消了一半，想起曹植死讯与梦中情景，一边为这位声名赫赫的才子离世而悲哀，一边又为他与甄皇后的这段才子仙缘而感到欣慰。沉默了半晌，他拉过吕安的手在桌边坐下：“你别自责了，也不能怪你。告诉你，我昨晚恍惚梦见了曹植，他与甄皇后一起成仙去了。”

“真有如此美事？那这诗，定是曹植留给你的了！哎呀呀！我真混，竟在那个时候打断你，若我再晚来一会儿，说不定他还会告诉你成仙之道呢！”吕安越想越懊悔，站起身来边跺脚边用手捶着头。

嵇康此时却已放下此事不再追究，看见吕安懊悔的样子，知他生性淳厚率真，便想逗他一逗，两手一摊道：“哎！是啊，阿都，你阻了我的成仙之路，打算拿什么来赔给我？”

吕安心中充满愧疚，听嵇康如此一说便决心补偿，一拍胸膛道：“你说吧，想要我如何赔你都行！”

嵇康见他如此更觉有趣，故作凄声道：“哎，这世间还有什么比得了成仙啊！”

吕安涨红了一张小脸，想了半天忽然一拍脑袋：“有了！我家中藏有灵丹妙药，据说服食之后或可成仙，我去帮你盗来！”

“你说的可是五石散？”

“正是此物！我见爹爹服食过，服完之后神思飘忽，体态轻盈，脚步轻健，飘飘欲仙。我去帮你盗来，就算不能成仙，说不定也能帮你记起梦中的诗句。”

对于五石散，嵇康也曾听闻过一些。此药如今风靡一时，许多世家子弟都曾服食过。是不是仙药他不知道，但是吃了可以让人神思飘忽，飘飘欲仙倒是真的。不过，他兄长嵇喜不但从不沾染此物，也曾明令禁止过他不可服食。嵇昭去世后，嵇康与嵇喜由母亲孙氏和长兄嵇安照顾，举家住在魏境谯郡。后来长兄嵇安病逝，二哥嵇喜对幼弟时时管教，处处叮咛，嵇康视之如父。两兄弟虽脾气秉性不同但感情很好，嵇康也非常尊重嵇喜。

今日吕安提起五石散，嵇康登时想到嵇喜曾严令禁止他接触此物。但是，他此时不过是个十岁的少年，好奇心正盛，加上吕安一番描述，他也想试试这五石散究竟是何滋味，说不定真能令他想起昨夜之诗。只要偷偷尝一尝，不让兄长知道便好。嵇康这边打定主意，便对吕安假装正色道：“既然你要送给我，我岂有不受之理。趁你父亲不在家中，快快去取吧！”

吕安听罢把头一点，满口应承道：“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给你盗来！”说完转身昂首阔步而去，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逗得好友哈哈大笑。

吕安这边虽然答应的利落，但是心里却并没有底。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怎样从下人口中套出五石散的藏处，又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让同父异母哥哥吕巽知道。刚要走出嵇府大门，只见一个身影一晃来到自己面前。

“阿都，我随你一起去。”吕安抬头看着眼前的少年，身材高挑，姿态挺拔，一身白衣，面容清秀俊逸，长眉入鬓，凤眼星眸，鼻梁高挺，唇红齿白，此刻正

面露笑意地看着自己，虽是少年模样，但已颇有风姿。这人不是嵇康又是谁？

“康哥，你？”

“我岂能让你独闯‘虎穴’？”嵇康冲吕安调皮地挤了一下眼。

吕安望着比自己略高一头的好友心中登时有了底，上前拉住他的手：“走，咱们兄弟俩一起去！”

嵇康与吕安，一个白衣挺拔，一个黄衣俊朗，两人携着手边走边谋划着如何盗药，丝毫没有察觉到正朝他们走来的一人。此人刚过弱冠之年，面容端正，身着蓝衫，正是外出会友归家的嵇喜。他一路走来，远远地看见一白一黄二人边说笑边兴冲冲地走着，便打算上前问他们要去何处。谁知这两人只顾说话，完全没有看见朝他们走来的嵇喜。

“嗯，到时候你先去缠住我哥哥，然后我进去盗药……啊！”吕安刚说完，转脸就看见嵇喜已经站在自己面前，正皱着眉头看着自己。

“嵇……嵇大哥……”

嵇喜看着语无伦次的吕安，笑道：“我不是嵇大哥，是嵇二哥，怎么今日连如何称呼都忘了？叔夜，你大清早不在家中读书，与仲悌在街上逛什么？”

“二哥，我，我到阿都家中读书去，他有读不通的地方要问我。”嵇康毕竟还是个十岁少年，平常也不曾对嵇喜撒谎，此时说起谎来未免底气不足。

“仲悌，有哪里不通，二哥或许可以帮你一解？”嵇喜方才早已听得“盗药”二字，再看自己的弟弟言辞闪烁、神色微变，就知道这二人要去行些不端之事。

吕安被问得一时语塞，正要胡乱编排，嵇喜一扯嵇康的袖子，正色道：“我今日归家有喜讯要告知母亲，你随我一同回去，我有话要对你说。”不等嵇康答话，拉着他就往回走。嵇康见兄长神色严厉又自知理亏，只得被他强拉着往回走，边走边回头对吕安道：“你先莫自己读，我回头就去找你！”

吕安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烦恼地搓着手想了片刻。他知道嵇康的话意是叫他不要擅自行动，但是他却觉得此事不至于特别棘手，自己就能搞定。想到这里，他快步朝自己家中走去。

嵇康随嵇喜回到家中。嵇喜拜见了母亲孙氏，回禀了自己已经被地方官推举为秀才。当时还没有规范的科举制度，主要靠察举制来选拔人才，也就是由地方州县推举有德有才的人为秀才或孝廉，这些被选拔的人多为世家子弟。孙氏闻之甚喜，叫丫鬟摆上香案，将为数不多的几名家丁仆人都召集到厅中。嵇喜对着香案向亡故的父亲和长兄祭拜，告知他们嵇家子弟这一辈已不再皆是白丁。祭拜

仪式甚为繁琐，嵇康也被叫到香案前拜了又拜，好不厌烦。加上他心中念着吕安，怕吕安逞强先去盗药，所以从头至尾都心不在焉。

待到一切都闹完了，已经是黄昏时分。他趁母亲与二哥说话之际，从家中偷偷溜了出来，直奔吕府而去。刚到吕府门外，便见吕安的兄长吕巽从府内出来。吕巽已有十五六岁年纪，身量不高，身材瘦削，皮肤白净，细眉小眼，与吕安之眉目俊朗、身姿矫健相比相差甚远，想来这吕巽的生母定不似吕安娘亲美貌脱俗。

嵇康上前道：“长悌兄，我来看望阿都，不知他可在家中？”吕巽皱着眉头回道：“哎！你来得不是时候，二弟今日犯下家规，母亲正罚他在堂上跪着呢！”嵇康一听便知是盗药事发，也顾不得吕巽，迈步就往吕府中走去。

原来，吕安自别了嵇康回到家中，就开始了自己的盗药计划。他记得父亲一直将贴身的物品交给丫鬟春兰保管，便打算找春兰套出五石散的藏处。他这边正思筹着如何行动，却见春兰从哥哥吕巽住处的方向走出来，手中攥着一个精致的小药瓶。再仔细一看，平日娴静恭顺的春兰，此刻竟衣衫微乱，发髻散落，粉面微红，神色慌乱地低着头快步走着，姿态与往日大相径庭。吕安毕竟还是孩子，也没细想春兰此时究竟为何与以往不同，只盘算着如何盗药。他正盯着春兰手中的药瓶发愣，春兰却一不小心撞在了他身上。

“二公子，奴婢不小心，奴婢给您赔罪！”春兰慌张地边向吕安赔罪，边背过手去将药瓶藏在身后，小动作全被吕安看在了眼里。

“春兰，你手中的瓶子里装着什么好东西？”

“啊？没，没什么，只是一般的药丸，老爷走时让我收起来。”春兰吓得手一松，瓶子掉在地上，上面的字正落进吕安眼中。

“五石散”——吕安看见这三个字心中一跳，按捺住狂喜，装作并没看见：“哦，那你快去吧。”春兰听得此言如蒙大赦，拾起药瓶慌忙而去，却不知吕安悄悄地跟在了她的后面……

“哈哈，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吕安端详着手中的药瓶，此瓶做工甚为精致，打开瓶塞只见里面盛着大半瓶小药丸。想必这就是仙药五石散，只要偷偷倒出几粒……吕安心中暗想着，还不等倒出药丸，自己的手便被人抓住了。

“娘，我说对了吧，二弟果然在此盗药！”吕巽一手抓着吕安的手腕，一手夺过他手中的药瓶塞进母亲手里。吕安一看来人，登时吓出一身冷汗。

“安儿，你可知错？”这吕夫人是吕昭的正妻。虽然吕安生母早亡，但她仍是看吕安十分碍眼，素日来便只顾宠着自己亲生之子吕巽，对吕安要么不问要么就是疾言厉色，此刻见“人赃并获”便责道，“你要这五石散来做什么？”

吕安不想连累好友，也不提与嵇康约定之事，只自己承认下来：“我，我觉得好奇，想试试……”

“此药只有成年方可服食，况且你就算想服也不该私自取用！”

“不告而拿即是偷！”吕巽提醒母亲。

吕夫人更加斥责道：“小小年纪便行这些‘鸡鸣狗盗’之事！安儿，你一向老实听话，今日要不是你哥哥来告诉我，让我亲眼看见，我还不信！”

吕安自知无法脱罪，并且嫡母的指责也没有错，他生性诚实纯良，也没有怨怼之心，便垂下头来低声道：“孩儿知错，请母亲责罚。”

吕夫人见他大方认错，正没有说辞，只听吕巽说道：“母亲，父亲一向教导我们要行事端正，安分守己，做个谦谦君子。您也常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巽儿不用说了。安儿，家规第五条如何说的？”

“家规第五条：偷盗家中之物，凡奴婢者送交法办，凡家中子弟……杖责二十，罚跪祠堂思过。”吕安垂头丧气道。

吕夫人点点头，叹了口气：“念你初犯又肯认错，这二十杖责先与你记下，罚跪祠堂却不可免。你今日就到那里跪着思过去吧！”吕昭素来护着幼子，吕夫人怕他回来时不好交代，也不敢随意杖责。

她只道吕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定会开口求饶，谁知吕安既不撒娇也不求饶，竟毫不犹豫地向她躬身施礼，应道：“孩儿领命。”说完，便径自朝祠堂去了。

看着吕安远去的背影，吕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暗暗吐了口气。其实，他与那丫鬟春兰早有沾染，今日见父亲不在家中，便叫春兰私拿五石散来服用，好做些苟且之事，没想到完事之后春兰却被吕安撞见。吕巽那时刚从房内出来，先见吕安询问春兰，又见他暗随在春兰身后。吕巽生怕弟弟发现自己与春兰的丑事，便不声不响地跟在吕安身后。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巽发现弟弟不但没有瞧出不妥，而是准备进屋盗药，心中便有了算盘。他怕吕安日后想明白今日之事告诉父母，倒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把盗药之事都推到弟弟身上。吕巽想到这里转身便去向母亲揭发，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可怜吕安年纪尚小，不通男女之事，心思又单纯率直，被自己的哥哥算计了还毫无察觉，乖乖地受罚去了。